

# 大江东去

張  
良  
水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张恨水 著

# 大江东去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江东去 / 张恨水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1

ISBN 7-5059-4852-0

I. 大…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225 号

书 名	大江东去
作 者	张恨水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俊茂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53 千字
印 张	5.875
插 页	5 页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852-0/I · 3806
定 价	1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 目 次

- 第一回 付托樽前殷勤双握手 ..... ( 1 )  
          分离灯下慷慨一回头
- 第二回 匆促回舟多情寻故剑 ..... ( 11 )  
          仓皇避弹冒死救惊鸿
- 第三回 铁鸟逐孤舟危机再蹈 ..... ( 21 )  
          芦滩眠冷月长夜哀思
- 第四回 风雨绕荒村泪垂病榻 ..... ( 30 )  
          江湖惊恶梦血溅沙场
- 第五回 离妇襟怀飘零逢旧雨 ..... ( 41 )  
          艺人风度潇洒结新知
- 第六回 择友进激词娥眉见妒 ..... ( 50 )  
          同行仗大义铁面无私
- 第七回 送客依依倚门如有帆 ..... ( 59 )  
          思人脉脉窥影更含愁
- 第八回 噩耗陷神京且烦客慰 ..... ( 68 )  
          离怀伤逝水邻有人归
- 第九回 别有心肠丰装邀伴侣 ..... ( 77 )  
          各除面幕妒语斗机锋

第十回	明月清风江干话良夜 残香剩粉纸上布情丝	(86)
第十一回	轻别踟蹰女佣笑索影 重逢冷落老母泪沾襟	(94)
第十二回	千里投亲有求惟作嫁 一书促病不死竟成忧	(104)
第十三回	旧巷人稀愁看鸡犬影 荒庵马过惊探木鱼声	(113)
第十四回	炮火连天千军作死战 肝脑涂地只手挽危城	(120)
第十五回	易服结僧缘佛门小遁 凭栏哀劫火圣地遥瞻	(128)
第十六回	半段心经余生逃虎口 一篇血账暴骨遍街头	(136)
第十七回	悲喜交加脱笼还落泪 是非难定破镜又驰书	(144)
第十八回	一语惊传红绳牵席上 三章约法白水覆窗前	(153)
第十九回	下嫁拟飞仙言讶异趣 论交重老友谜破同心	(162)
第二十回	故剑说浮沉掉头不顾 大江流浩荡把臂同行	(172)

第一回  
付托樽前殷勤双握手  
分离灯下慷慨一回头

是一个阴沉的天气，黑云暗暗的，在半空里，结成了一张很厚的灰色天幕，低低地向屋顶上压了下来。一所立体式的西式楼屋，前面有块带草地的小院落，两棵梧桐树，像插了一对绿蜡烛似的，齐齐地挺立在楼窗下。扇大的叶子，像半熟的橙子颜色，老绿里带了焦黄，片片翻过了叶面，向下堆叠地垂着，由叶面上一滴一滴的落着水点，那水点落在阶沿石上，卜笃有声，很是添加着人的愁闷。原来满天空正飞着那肉眼不易见的细雨烟子。在阵阵的西北风里，把这细雨烟，卷成一个小小的云头，在院子上空只管翻动着。

楼上窗户向外洞开着，一个时装少妇，乱发蓬松地披在肩上，她正斜靠了窗子向外望着。向东北角看了去，紫金山的峰头，像北方佳丽披了挡飞尘的薄纱一般，山峰下正横拖了一缕轻云。再向近看，一层层的高楼大厦，都接叠着在烟雨丛中，在这少妇眼里，同时有两个感想：第一好好一个伟大的南京；第二个是在这烟雨丛中的人家，恐怕不会有什么人快乐地过着日子。她痴痴的站立着，听到墙外深巷里有一阵铿锵的声音，由远而近，她立刻喊着仆妇王妈去开大门。她的丈夫孙志坚，是一个在前方作战的军官，这两天，正因有了公事回京，顺便来家看看。他穿着制服，踏着马靴，马靴总是照例夹着一副白铜刺。平常听到这种叮咣叮咣的马刺碰了地面声，就觉得既不骑马，这马刺在靴后跟夹着，就失去了马刺两个字的意义，徒然一步一响，增加人的烦恼。然而到了现在，这马刺就给予了她自己一种莫大

的安慰。所以马刺响到门口，立刻心里一阵高兴。王妈去开大门了，她也就跟着追下楼来。在楼梯上便笑道：“志，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呢？你走后不多久，我就在楼窗户上望着，直望到现在。”口里说着，人奔下楼梯到了小客堂。门口一个穿呢制服的人，正脱下了雨衣，搭在朝外的窗户台上，他掉过脸来，这少妇却是一怔。

他约莫三十岁，圆圆的脸，笔挺的胸襟，是一位很健壮少年的军人。他行过礼，取下了帽子，放在茶桌上，笑道：“我是江洪，和志坚是极好的同学。你是孙太太吧？”她哦了一声，笑道：“是的，是的，我常听到志坚提起江先生。他是昨天晚上回来的，明日早上就要到前线去。今天是连在家里吃碗饱饭的工夫都没有，大概快回来了。”江洪道：“是的，志坚在今天早上已经和我会面，谈了很久，还约着我这个时候到府上来畅谈呢。”他说着，回头看到墙角落里的一张小沙发，便退两步坐下去。可是等着她向他望了一眼时，他又站起来了。孙太太笑道：“江先生，你不必客气。天气这样坏，要你大远的路跑了来。”江洪又坐下了，笑道：“那不算什么。在前方的弟兄们，还不是在泥里水里滚着，和人拼命吗？”孙太太一笑，在对面椅子上坐下。江洪很少和妇女界交际。这时对了这位年轻太太，颇觉得手脚不知所措。自己又是不吸纸烟的，女仆敬过了一遍茶烟，依然无事可以搭讪，便昂头向屋子四周看看，对于墙上挂的山水画与对联，都赏鉴了一会。孙太太心里倒暗笑了，一个当军人的，倒对着妇女有点害臊，因便故意找了一些问题来说话。由于问他读书的学校，知道他有个姐姐叫江苇，在北平教会女中念过两年书，彼此正是同学。孙太太又自己介绍着道：“我的学名叫薛冰如。”江洪听了这话，才不觉引起笑容来，点着头道：“这样说，我们在若干年以前，一定是见过的。舍下在北平的房子，很是宽敞，家姊的同学，凡是感情还好的，都喜欢到舍下去玩。”冰如笑道：“是的，我们同学们常到府上去玩的。江小姐有个弟弟穿着童子军制服的，大概就是你了。”江洪微笑了一笑，接着又叹了口气道：“光阴迅速，不觉我们都是中年人了。我们也想到过，国际战争，总会在我们手上发生，倒没有想着发生得这样快。”冰如随了这话，也

就发生了不少的感慨。

客堂门一推，主人孙志坚进来了。冰如立刻迎上前，代他接过了雨衣。他约莫三十岁，瓜子脸，腮上带了红晕，证明他是个多血男儿，身体细长，若不穿了军服，他竟是个文人。他和江洪握着手道：“失迎失迎！我在这两天之内，要办许多事情，随便一耽误，就迟过了一两小时，现在好了，我把所有的事情已结束了。冰如，家里预备一点菜，我请江兄在家里喝两杯呢。”江洪两手互搓着笑道：“不必费事，我们久谈一会子，倒是无所谓的。”冰如为了丈夫在家里只有两日，他要办什么，就替他办什么，以免他失望。自听这话以后，就到厨房里去，督率着女仆，预备晚饭。这个时候，上海的战事，已经发生了两个月，南京城里，为了防空的关系，普通住户，已经没有了电灯。在细雨纷飞的秋夜里，窗门都已紧紧地关了，但还可以听到隔户的檐溜，不住地滴着。

客堂中间的圆桌上，白铜烛台，点了一对红色的洋烛，烛影摇摇地照着两个穿黄呢制服的军人，对面而坐。一个是主人，白晰的面孔，目光有神。一个是客人，圆胖而平润的面孔，粗眉大眼，透着忠厚。下方坐了女主人，她穿了紫绸长衣，上有葡萄点子的白花。长头发梳了两个五寸长的小辫，各系着一朵绿绸辫花，这觉着薛冰如活泼地还是一位青春犹在的少妇。烛光下陈设了酒杯菜碟，主人是很丰盛地办着晚饭，招待这位客人。两位军人脸色红红的让烛光照着，酒意是相当的浓厚了。男佣工又送了一瓶酒到桌上来，江洪却用手心来按住了杯子，因向志坚道：“我们弟兄今天一会，很有意义。当军人的随时都预备为国牺牲，在对外战事已发生了两个月之下，我不能断言，我明天还存在着。有酒当然是喝。但我们也有我们正当责任，不能为喝酒误了大事。”志坚手握着桌上放的原来那个酒瓶摇撼了两下，笑道：“就尽瓶里这些个喝。”江洪笑道：“假如不是有责任，我和你喝醉了拉倒。”志坚道：“谈了半天的话，我还有一句最要紧的话，不曾对你说。是你所说的话，军人是随时都预备为国牺牲的。我不得不趁今天我们还可以痛快喝几杯，把这句话对你说了。在说这句话之



先，我自然应当敬你一杯酒。”江洪把手按住的杯子放开，端起来先喝干。然后两手举了杯子，送到志坚面前，郑重地道：“我先接受你这杯酒。”志坚将他的杯子斟满了，然后拿了瓶子举着向冰如道：“冰如，你也陪我敬一杯。这杯酒是为着你敬江兄的。”冰如笑道：“既是这样说，我就勉力陪上一杯。”也两手端着杯子，接了酒。志坚把三杯酒斟完了，放下酒瓶，向客笑道：“江兄你看我们这样，不是相敬如宾吗！”江洪微笑着点了两点头。志坚道：“我们虽已结婚三年，但我们依然像在新婚期中，我们的感情是很好的。”冰如手扶了杯子，正等他说要喝这杯酒的理由。听他说的是这些，便向他笑道：“客人没醉，你倒先喝醉了吗？”志坚笑道：“不，这话应该这样远远地说来。江兄，我们老同学，你当然很知道我。我这生命交付了祖国，但我还有两件事放心不下，第一是我的老母已经到六十岁了，只有一个快将结婚的妹妹陪伴着，现时在上海。其次便是内人，嫁了我们这样以身许国的军人……”冰如笑着插嘴道：“我不因为你是一个军人，我才嫁你的吗？嫁一个以身许国的男人，那是荣誉的事呀。”志坚笑道：“冰如，你等我说完。江兄你想，我这次能回南京来看一看，那是极不容易的事。而这次再上前线，我想激烈的斗争，也许要胜过以前的两个月吧？我不敢说还一定能回到南京来。”说着，他把胸脯挺了一挺，接着道：“这是无所谓的，当军人就不顾虑到生死。不过我既在难得回南京来的情形下，终于得一个机会回来了。我应当把内人的事情安排一下。至少，是最近的将来，可以计划计划。我昨日已和她商量的，教她搬到汉口去住，她虽未加可否，我是决定了这样办。现在你既要到汉口去，那就好极了，有便船的时候，请你带了她走，而且向后一切……”江洪不等他把话说完，举起酒杯来道：“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我到汉口去的时候，一定护送了嫂子一路去。就是到汉口以后，生活方面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也当尽力而为。”志坚端起杯子来，向冰如笑道：“你也陪一杯。”冰如道：“陪吃一杯酒，那是可以的，不过我不愿到汉口去。因为那就彼此相隔得更远了。”志坚道：“且不管，你先喝了这杯酒再说。”于是三人在烛光下高举了杯子一碰，然后各把酒饮干了。

冰如道：“住在南京，不就为了怕空袭吗？经过了两个月的空袭，我也觉得这件事很平常，何况我们屋后就有一个很好的防空壕。”志坚道：“不是这样简单。这回战事，也许有个十年八年，南京兵临城下，那是绝对可能的事。你不看到报上载的西班牙内战，马德里是一种什么情形。无论什么事，我们要向极好的一点去努力，可是又要向极坏的一点上去准备退路。要不，政府为什么极力的做疏散工作呢？”冰如道：“你这话是对的。不过总还没有到那种时候，而且我到汉口去了，你再有这样一個回南京的机会，我们也会不着了。”志坚道：“在前方的军人，哪里常有回到后方来的机会。这一回有了例外，还想一个例外吗？”冰如道：“我也知道不会再有例外，不过我总舍不得离开南京。”说着皱了两皱眉头。江洪道：“这样好了，这件事，暂且就算谈定了。我要离南京的时候，一定来和嫂夫人商量，志坚兄放心就是了。”志坚道：“我看你也不会南京好久了吧？这件事要立刻决定才好。到了你要走的时候，而她还不肯走，以后再托别的朋友，不能说没有，但是我已不能回南京来面托，那成分就差得很远了。”他说着话，端起酒杯子来要喝，却又放到桌上去，刚放到桌上，却又端了起来。江洪道：“嫂夫人，我以第三者的资格，从中插一句话。纵不打算到汉口去，也可以决定一个别的比较安全的地方。这让我们志坚兄他就在前方安心服务了。”冰如道：“志坚，你果然为这个放心不下吗？但你要相信我，我是一个自己能维持自己的妇女。”志坚道：“这一点我是完全了解的。不过你在南京住下去，于我无补，于你自己，也不见有什么好处。说到对国家吧？当然不会需要你在南京。”冰如笑着摇摇头道：“用不着抬出这种大题目来和我说话。但为了我在南京，让你在前方不能安心作战，那倒是我的责任。你既约了江先生到家里来，深深地托付了他这件事，那我就勉从你的意思吧。”志坚笑道：“你答应到汉口去？其实我们说了两天这个问题，也应该得一个结论了。”冰如道：“你是一个出征军人，我能骗你吗？”孙志坚说了一声好，把两只空杯子斟满，笑道：“我们俩也对干一杯。”他说时，举起了杯子，向冰如道：“祝你健康。”冰如脸红了，眼睛向他一瞟，笑道：“我们

还来这一套？”志坚道：“为了坚定你这个允诺，当着我所重托的朋友，我们应该对干一杯。这也无非表示我们郑重其事的意思。”冰如笑着，也就陪他喝过了。志坚将空杯子移过来向江洪照着，笑道：“这问题算解决了。”江洪见话送到了这种程度，就不肯再饮酒。他又觉得志坚是个前线回来的人，夫妻们会谈的时间，是十分宝贵的，匆匆地吃过饭就告辞。

志坚夫妇，亲自送到门口，冰如先伸过手去和他握着，笑道：“有劳江先生了。在中国，妇女们能伸着手和朋友握的，那已是很有知识而很文明的人了。”江洪在冰如那嫩软的手轻轻一握之下，便自愧交际的手腕，大不如她。而志坚倒有这么一个摩登夫人。他一刹那的感想不曾完，一只肥厚的手，就伸了过来。那手是紧紧地握着，又摇撼了一阵。志坚道：“江兄多年的老同学，而且我们的性情又十分相投，我只有把这种事拜托你了。”江洪摇撼着手道：“孙兄，你很安心地回前方去吧。我一定帮助嫂夫人到汉口去。”他收回手去，很庄重地向孙氏夫妇行了个军礼，然后转身走了。

天上虽不飞着雨丝了，但阴云密布着，半空依然没有一粒星光。冰如握了志坚的手道：“你的手很凉，进来加上一件衣服吧。”志坚便携着她的手，一路上楼，冰如叫道：“王妈！今夜天气很坏，不会有警报的，把那盏大灯给亮起来吧。”可是走进房里时，桌上已经点了一盏很亮的白瓷罩子煤油灯。王妈在屋外答道：“先生在家里，当然要点亮灯了。”冰如将志坚推在一张小沙发上坐着，自己在沙发的扶手上，半坐半靠着，手搭了志坚的肩膀问道：“你不出门了吗？”志坚笑道：“虽然还有两件小事没办，但我为着陪伴你起见，不去办了。我丢下两封信寄给朋友们就是了。”冰如道：“那末，我来替你脱马靴。”志坚道：“上面很多的泥，我自己来吧。”冰如也不再说什么，蹲下身子，两手托起志坚一只脚，拉了靴子就向后扯。扯下了一只靴子，又去脱那一只。志坚笑道：“你看，弄脏了手。”冰如笑道：“不说私人关系，就算你是一个普通出征军人，伺候你，那还不是应当的事吗？”她脱下了靴子，在床底下掏出一双拖鞋放在志坚面前。然后在洗手盆里洗了手，

见王妈打了洗脸水来，就擦了一把热手巾，两手托着，送到志坚面前。志坚要站起来，冰如两手将他推着坐了下来，笑道：“你就好好地坐着，让我好好地伺候你吧。”志坚笑着坐下来，两手捧着手巾擦了脸。笑道：“冰如，你不要对我太好了。”冰如站在他面前，倒是一怔，因问道：“那为什么？”志坚道：“那你让我回到了前线，格外地想你。”冰如接过他的手巾，笑道：“那我就管了。终不成你回得家来，难道我倒是对你爱睬不睬的。”志坚笑道：“到今天，才想起以往我们在一处麻麻糊糊的过着日子，未免可惜。你看，我们现在相处着，不是一分一秒都很有意思吗？”冰如且不答复他的话，在洗脸架上洗过脸，将桌上那盏煤油灯，移到梳妆台上来，然后背对了志坚，脸朝着镜子，又重扑了一回脂粉。脂粉扑好了，又打开了衣橱，脱下身上的紫绸衣服，把一件粉红色的丝棉袍子穿了起来。衣服牵扯得好，把亮灯依然放在中间桌上。志坚道：“外面没有街灯，又泥滑难行，你还打算到哪里去？”冰如笑道：“我哪里也不去。”说着，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志坚道：“打扮得像个新娘子似的就为了陪我吗？”冰如笑道：“就说陪你，又有何不可呢？”志坚叹了一口气道：“你的用心，是很可感的，只是我没有什么可以使你满足的。”冰如道：“你做了你军人所应做的事，你就使我很满足了。”志坚点点头道：“你是个有志气的女子，你看，你尽管对我满腔儿女情怀，却不露一点儿女子态。”冰如笑道：“我们不像夫妇两个。”志坚靠了沙发坐着，却突然坐了起来，正色向她道：“那我们像什么？”冰如走过来，又坐在沙发扶靠上，手搭了他的肩膀笑道：“我们这样文绉绉地说着话，像两个演员在台上演着话剧。”志坚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手挽了她的手道：“长夜漫漫，我们静坐着谈天，也很是可惜。”冰如道：“那么，你说我们作一个什么消遣呢？”志坚道：“下一盘围棋。”冰如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我也安不下这个心去。”志坚道：“拿牙牌来接龙。”冰如道：“无聊得很。”志坚道：“那么，你高高兴兴唱两个歌，我来吹洞箫。”冰如道：“假如不是戒严时间，我早就唱了。不必想这样想那样了。我去把汽油炉子搬上楼来煮咖啡你喝，我们喝着咖啡，还是随便谈着过这个长夜。”志坚道：“喝了咖

啡,我就睡不着了。回到后方来,我应当好好地睡个两晚。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是谈得很夜深了。”冰如道:“你明天早上几点钟走?”志坚顿了一顿,却是紧紧地握了她的手,因道:“我不等天亮就要走。可以叫王妈先给我预备一点茶水。”冰如向梳妆台上看去,那一只小钟,还是钟指在七点半钟上。因道:“你们的汽车几时走?”志坚将手指了钟面,笑道:“这钟上的长短针,第二次再走到这个位置,我就离开南京了。”冰如默默着想了一想,突然站起身道:“我给你煮咖啡去。”志坚看到夫人这种艳妆,又是这个柔情似水,他也就不拦阻着她,随她去预备了。

梳妆台上的钟,本来不过茶杯大小,平常是不怎样令人注意。假玉石做的钟框子,不过像夫人的一种化妆品装璜而已。今晚上却不同,那小钟里面的机件,吱咯吱咯,不住地把那响声送进耳鼓里来,让对时间注意的人,格外觉得时间容易过去。因为如此,那小小的两根长短时针,支配着这屋子里的空气,时时变换。长短针指着九点的时候,桌上是拥挤了咖啡壶,咖啡杯,糖果碟子。笑嘻嘻的谈话声,不断的发生着,把小钟的针摆声都盖过去了。时针指到十二点钟的时候,这笑嘻嘻的声音,改了低小的。咖啡杯子,糖果碟子,还放在桌上灯光下。灯光照出两个人影相并地映在白粉墙上,人影下面,是椅子黑影的轮廓。时针指到两点钟的时候,灯光微小了,那件女红袍子和一套黄呢制服,都挂在衣服架上,正面的床帐,低低地垂下了。帐子下面,是并拢了男女两双拖鞋。三点钟的时候,咖啡杯子,糖果碟子,依然放在桌上灯光下,灯光格外微细了。时针指着五点,到七点半那一个间隔是很近了,灯光突然发亮,男女主人翁都起来了。

志坚对了梳妆台上的镜子,整理着自己的制服,挺了胸脯子笑道:“假如我是一个书生,这样倒是相称的。然而我是个军人。”冰如也在旁边挺了胸道:“是呀!可是你有丈夫气概,并不带一点儿女态。”志坚回转身,提着放在屋角的马靴,坐到椅子上来望着。冰如又走过来,弯了腰代扯了靴统子。志坚见她的头落在怀里,便将手轻轻抚着她的头发道:“冰如,我走了,你不感到寂寞吗?”冰如道:“不!天

天在报上看到我军浴血抗战的消息,我只有兴奋。因为我有一个丈夫也在这浴血人群之中。”说着话,马靴穿起来了。那马刺接触着楼板,又在铿锵作响,志坚笑道:“你现在不讨厌这马刺的声音了吗?”冰如道:“根本我就不讨厌。我以为这声音代表了军人步伐的前进声。”志坚道:“好!我们的步伐是前进的;快天亮了,我要前进了。”说着,在灯下握着冰如的手,很诚恳地道:“祝你平安,我要走了。”冰如道:“现在还只五点半钟,下楼去喝杯热茶,王妈已经给你预备下点心了。”志坚在衣架上取了帽子盖在头上。两人手挽了手臂,一同走着下楼。

楼下的客堂正中桌上,放了一盏亮灯,一壶热茶,两碟干点心饼干与鸡蛋糕。冰如道:“我本来想下碗面给你吃,王妈起晚了,已是来不及了。”志坚道:“我也吃不下去,喝点茶就好。”冰如拿起茶壶,将放好的茶杯,斟满了两杯茶,然后坐下来笑道:“不忙,等着天亮你再走吧。”志坚道:“我愿意在天亮之前就走,象征着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冰如道:“我们又来演戏。”志坚坐下道:“不是演戏,真话!我们这一别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动作,也要做出一点意义来,使我们别后的印象加深些。”冰如道:“我们就是一点有意义的动作没有,我敢断言,别后的印象,也是很深的。”志坚把那杯热茶喝完了,抬起手来,看了一眼表,然后两个手指夹了一块饼干,就站将起来。冰如道:“天没亮,什么车子也找不到,你要走到司令部去,是要相当的时间的。”志坚左手把饼干送到嘴里,右手又提茶壶斟茶,他就站在桌子边把那茶喝了。手抚了一下衣领,把搭在椅子背上的雨斗篷取过来,披在肩上,然后伸手握住了冰如的手道:“我走了,你一切珍重。”冰如让他执了手,顿了一顿,然后笑道:“我想,我们下次见面,应该是东战场吧?我等着身体好了一些,一定到前方去服务。”志坚握着她的手摇撼了两下,笑道:“你不愧是军人之妻。”这时,王妈已开了客堂门,伸头向外看了一眼,因道:“天还黑着呢。”志坚道:“不要紧,越走越天亮。”他随话走到了屋外天井,马刺碰了地面石头,铿锵有声。冰如送出来,看看天上,东方微见有点鱼肚色的天幕,映着人家屋脊的影子。因

道：“好！黎明了，志坚，你正迎着亮光向东去，祝你不久凯旋。”志坚走出了大门，忽然回转身来，立着正，向冰如举手行了个军礼，掉转身去就走了。

冰如站在小天井里，听到叮咣叮咣，马刺响着路面鹅卵石过去。于是追了出来，追到了弄堂口，见晨光曦微中，志坚挺了身子，大开步向前走，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志坚。遥见志坚回转身来，立了一个正，再行一个礼。他并没有说什么，就这样走了。叮咣叮咣，马刺碰了地面石头，越响越远，以至于听不到。看看巷口人家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已经暗下去，远近人家，在青灰色的晨光里，慢慢呈现出来，军人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前方，天随着亮了。

## 第二回 匆促回舟多情寻故剑 仓皇避弹冒死救惊鸿

客堂的桌上，放了一盏很亮的煤油灯，灯光下照映着有两碟点心，一碟饼干和一碟鸡蛋糕，一把茶壶，两只茶杯。墙上挂的时钟，也正指着六点。这一切和孙志坚离家的时候，没有什么分别。但时钟所指的是下午的六点，日子却退后了一个礼拜了。女主人翁正招待着客人江洪在谈话。

江洪坐在桌子左边，很沉着地向对面的冰如道：“嫂嫂，我看你不必犹豫了。后天这只船，是我们三个机关联合包定的，要算是最后一批疏散家眷了。若再不去，恐怕以后不会得着这个机会。现在轮船上拥挤的情形，你总也听说过，单是由下关江边，坐小划子到江心上船，很可能是一个人就花上三五十块钱，因为到下关的轮船，早就不靠码头了。至于由南京到汉口这一大截长途水程，现时也像以前，也许四五天，也许走六七天。这几天之内，吃喝睡都成问题。不用谈客舱，货舱里都有人挤得只坐着。若坐后天这条船去，这一切困难，都可以避免。”冰如道：“我已接到志坚两封信，都是劝我到汉口去的。我若不走，他不放心服务，我也回了他两封信，决定走。只是我对于南京，很有点恋恋不舍，希望能再迟两天走。”江洪道：“既然决定走，迟两天，那是徒增加自己旅行的困难。”冰如手扶了桌沿，低着头很久没作声，最后，她竟是垂下两行泪来了。江洪见她如此，也只好默默地。冰如在身上掏出手绢来擦了两擦脸腮。因道：“并非别的原故，我总觉今天说离开南京，心里头就有一分凄楚的滋味。”江洪道：“足



见嫂嫂是个有热血的女子。只要中国人都藏着这么一股凄楚的滋味在心里，我们就永远不会抛开了南京。”冰如低了头沉思了很久，只是默然。江洪觉得对了她枯坐着，很是无聊，便站起来道：“嫂嫂可以仔细考量考量。除了后天这只船的话，第二次恐怕要坐火车到芜湖去坐船了。不过我受了孙兄的重托，一定尽力而为，嫂嫂真是后天走不了的话，也不要紧，我们这机关里的人，本来做几批疏散，后天还不算是扫数疏散的一批，依然有几个人留着。”冰如道：“那就太麻烦了，我今天晚上考量考量，明天早上，我一定要有一个答复的。江先生公事忙，自己不必来，只派一个人到这里来一趟就是了，我会预先写好一封信让来人带回去。”江洪答应是是，便走了。他劝冰如这晚上考量考量，冰如自有她的一番考量。

次日早上七点多钟，还不曾起来，王妈却进来叫着，“太太，那位江先生来了，在楼下等着呢。”冰如只将冷手巾擦了一把脸，摸抚着头发，走下楼来，见江洪两手背在身后，看墙上挂的画，便先笑道：“真是不敢当，这么一大早就让江先生跑了来。”江洪皱了眉道：“上司的命令，明天我是非走不可的，丢了嫂嫂在这里，将来和孙兄见面，我何辞以对呢？”冰如道：“江先生你对于朋友的事太热心，我不能过拂你的盛情，明天决定跟江先生走。”江洪道：“那很感激嫂嫂能原谅我。”说着，微微地一鞠躬，冰如道：“其实我不走也不行了。前几天那个男佣人走了，到了昨天晚上，女佣人又要辞工。南京城里，已无法找佣人了，我不走怎么办呢？江先生倒转过来说，是我原谅你，这不是笑话吗？不是江先生念着志坚的交情，又料定了我在南京无办法，还不肯无早无晚地来劝我呢。”江洪道：“我们那船上，多带一两个人，大概没有问题。嫂子到汉口去，猛然间，或者找不到相熟的人来往，这王妈如愿同去……”王妈便由屋后接声出来了，因道：“那就好极了，我先生我太太，待我都很好，我本是舍不得离开这里的，只是大家都走了，我怕将来走不了。于今江先生能让我和太太一路，将来还可以和我们先生见面，我有什么不干的呢？”江洪向王妈道：“既是如此，那就很好。你今天可以和太太在家里收拾东西，不是明天绝早，就是明天晚